

假如父母需要换肾，你愿意捐吗？ 父母愿意收吗？

星报记者调查发现：子女大多愿意捐
 但父母一般不接受，医院伦理委员会也常常否决

方龙霞的肾脏已经在儿子吴方的身体里正常运转了三天，而她似乎还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她时不时看看手机，生怕错过儿子发来的任何一条短消息。

10月24日，方龙霞为身患尿毒症的儿子捐出了一颗健康的肾脏。这仅仅是众多父母为子女捐肾病例中的冰山一角。安医大一附院泌尿外科护士长金宗兰说，医院每年约有70%的捐肾病例都是由父母捐给子女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自上世纪90年代系统开展肾脏移植以来，安医大一附院仅成功完成一例儿子捐肾给父亲的病例。

是子女拒绝为父母捐肾？还是父母不愿意接受子女的肾脏？市场星报记者为你揭开谜底。

张薇 记者 李皖婷 / 文 程兆 / 图

故事一

单身母亲捐肾救子

吴方的名字用了父亲和母亲的姓；可如今，这个躺在病床上的18岁男孩在提到父亲时，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。

吴方三年级时，父亲外出打工随后杳无音信，从此再无任何消息。原本在家务农的方龙霞为了撑起整个家，也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带着儿子来到枞阳县城，一边打工一边供儿子读书。

让方龙霞欣慰的是，儿子很聪明，即使是在13岁时查出患有肾炎，边治疗边读书的情况下，吴方也以高分考取了枞阳一中。

然而不幸还是悄然来临。去年，吴方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只有接受肾移植手术才能延续生命。方龙霞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没有一丝犹豫就作出了决定：我要把肾捐给儿子。

可吴方并不同意母亲这么做，“妈，别治了，就这样吧。”吴方的话让方龙霞潸然泪下。

最终，在班主任和家人的劝说下，吴方同意了母亲的决定。10月24日，手术顺利进行，术后第二天，吴方的肾功能就恢复了正常，这比一般人快。

昨天一大早，吴方给另一个病房的方龙霞发了条短信：“妈，我还好，你呢？痛吧？吃好一点，伤口长得快一点，你不用担心我。”就是这条短信，让方龙霞隔一会儿就拿出来看一看。

“如果今天换成是妈妈生病，我也会把肾捐给她。”吴方停了一下，“但我觉得她肯定不会要的。”

故事二

女儿给母亲捐肾遭拒

在安医大一附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廖贵益的印象中，陈灵（化名）是来咨询捐肾给父母的人中，意愿特别坚决的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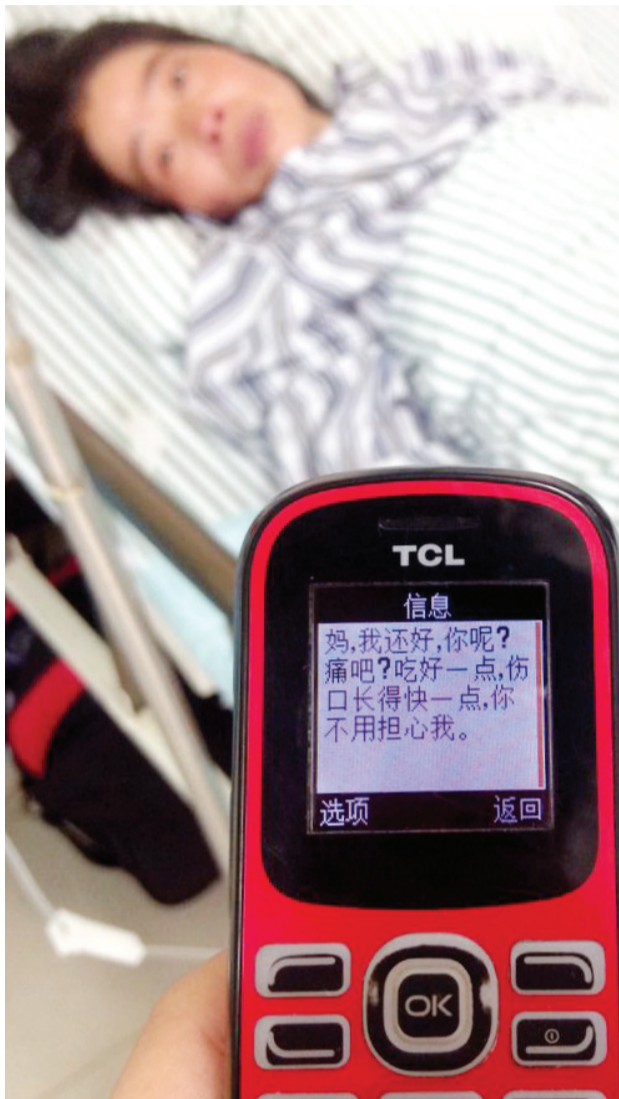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不幸患上尿毒症那年，陈灵刚刚27岁，孩子还未满2周岁。看着母亲日渐苍老的病容，陈灵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。

“我要把自己的肾捐给妈妈，我要救她。”看妻子的意愿这么坚决，陈灵的丈夫没说什么，但这个提议还是遭到了家里其他人的反对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陈灵的母亲。

“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，病治不好就算了。可灵儿还年轻，外孙又这么小，她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是活下来也不安心啊！”

执拗的陈灵背着家人到医院做了检查，可她要把肾捐给母亲这件事却并不被廖贵益看好。“我当时跟她说，她一没有做通家里人的思想工作，其次这个要求很可能会被医院的‘伦理委员会’否决。”

廖贵益说，陈灵回家后，果真没有再来。



母亲为儿子捐肾成功，儿子发短信鼓励母亲

数据

7成捐肾病例由父母捐给子女

今年4月，60岁的岳西老汉李恒应为34岁的女儿李桃连捐肾；而就在同一天，58岁的刘永传捐肾给31岁的儿子刘标。尽管自己年事已高，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富裕，但是刘永传说：“只要孩子还活着，生活就有希望，钱可以再挣。”

据金宗兰介绍，在安医大一附院每年开展的几十例肾移植手术中，有70%左右的病例是父母捐肾给孩子，其次是兄弟姐妹间和夫妻间的捐肾。

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自上世纪90年代系统开展肾脏移植以来，安医大一附院仅成功完成一例儿子捐肾给父亲的病例。

“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”金宗兰回忆说，当时接受肾移植的王山（化名）已经48岁，起初是他的妹妹为他捐肾，但由于当时的医学条件不够先进，王山的身体对妹妹的肾脏产生了排斥。作为大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来源，王山是支撑这个家族的唯一希望。

王山有一个智力低下的儿子，当时已年满19岁，但好在他仍有独立思考和做决定的能力。经过再三考量之后，为了整个家族的命运，王山接受了儿子捐的肾脏，完成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。

“这些年来，也有子女来咨询为父母捐肾的事情，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如愿。”廖贵益说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父母不愿意接受子女的肾脏。

观点

捐肾给父母，你愿意吗？

父爱如山，母爱如海。做过那么多台肾移植手术，廖贵益感触最深的，就是那些为子女献出了一个肾后的父母，虽然身体还很虚弱，脸上反而会挂着如释重负的轻松笑容。

10月27日，市场星报记者在医院和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：当孩子遭遇不幸需要换肾时，你们是否会捐出自己的肾脏？如果反过来是父母需要换肾，你是否也会义无反顾地为爸爸、妈妈捐出自己的肾？



2014年4月，刘师傅为自己儿子捐肾



2014年4月，李师傅为自己女儿捐肾

【子女】

我愿意，但可能不会被接受

陈伟（20岁，大二学生）：当然会捐。父母就我一个儿子，他们养育我也很不容易，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让他们活得长久。我甚至还打算死后捐献器官，这意味着我连陌生人的命都会救，更何况自己的父母？

杨慧婷（28岁，职员）：如果父母需要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捐出我的肾。我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，我想子女对父母的爱同样也是无私的。而且据我所知，捐出一个肾脏对人的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。

陈芳（31岁，家庭主妇）：从情感上说，我一定会捐。但是回过头想，我也是个母亲，如果我将来生病了，我是不会接受我的孩子给我捐肾的。所以我我觉得父母也不会接受我的肾脏。

【父母】

爱是无条件的

陈阿姨（52岁，退休）：别说肾脏，哪怕有一天我的孩子需要我的命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他。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最无私的，无条件的。

徐叔叔（49岁，工人）：我是一个捐肾者的家属，我的哥哥曾给我的侄子捐了一个肾。侄子不同意，但是哥哥特别坚持。其实我能理解我哥哥的决定，作为父母，如果孩子活不下去，我们活下去还有啥意思？

【医学】

法律允许，但多数通不过伦理委员会评审

据廖贵益介绍，活体器官移植手术前要通过身体检查和伦理审查。身体检查就是通过医学检查，确定捐献器官的人是否适合移植手术。

即使活体器官捐献者身体允许，但法律规定了活体捐赠者的范围，如不在此范围，医院也不得实行手术。判断是否符合捐献条件，则是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的职责。

医院伦理委员会由医药专业人员，非医药专业人员，法律专家等组成，在人体器官移植活动中把握着最后一道关口。

“子女捐肾给父母的，一般很难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。”廖贵益说，伦理委员会需要综合考虑肾移植双方的安全、健康和权益，“比如子女捐肾给父母，他们会考虑到子女比较年轻，捐肾之后可能会对以后生活造成影响，所以一般都会对此进行否决。”